

神仙老虎狗

中



台湾 欧阳云飞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神仙老虎狗

〔台湾〕欧阳云飞 著

（中）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- 第六章 金飞龙大义灭亲
- 第七章 铁小凤妓院受困
- 第八章 慈悲和尚不慈悲
- 第九章 百善先生非百善
- 第十章 森罗殿危机四伏

第六章 金飞龙大义灭亲

这话仿若晴天霹雳，把八虎、小狗子的头脑都震昏了，他们怀疑是自己听错了话，小虎道：“姐，你有没有记错，不会是剑仙金飞龙吧？”

七凤断然决然的道：“是他，绝对错不了！”

“七姐请别忘，南金北铁是生死之交的好朋友呀？”

“八弟别太天真，在名、利、权势的天秤上，朋友的份量很轻很轻，在金飞龙的心目中，北铁不除，他南金就永无出头之日。”

“我们还是儿女亲家吧。”

“这更不值一笑，金如翠嫁到我们铁家来，说不定就是一种烟幕，一种手段，一条无耻的毒计，天下多得是政治婚姻，也多得是势利姻缘。”

“大嫂金如翠的死总不会假吧？”

“未见得。”

“莫非其中有诈？”

“起码在阴司的生死簿上，没看到金如翠的名字。”

“小弟却在此地，亲眼看见金家的人前来吊祭，还哭得挺伤心的。”

“谁敢保证他们不是在演戏，一个好演员，自然唱做俱佳，骗得人一愣一愣的。”

“在三剑堂，金飞龙曾公开表示，日后愿将寒铁剑还给咱们铁家，目前只是暂时保管，表现的很够意思，不像是一个私心自用的阴险小人。”

“哼，这不过是一种姿态罢了，以合法之名，行非法之实，大凡雄才大略，大奸大恶的大坏蛋，都会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词，最会假借名目，伪善行恶，不费吹灰之力，便可轻而易举的达到目的。”

铁小虎疑云满面的道：“姐，照你这样说，打从一开始，南金就在照着剧本演戏给咱们看？”

“大概八九不离十。”

“目标是寒铁宝剑？”

“更是天下武林的领导权！”

“不对，他如此丧心病狂，如何杜群雄悠悠之口？”

“八弟，你应该想到，当八剑合璧之日，多数英雄，俱已命丧黄泉，已无可与他一争短长之人。”

八虎倒抽一口寒气，道：“如此说来，金飞龙还是一个头头呢？”

久未开口的小狗子说得更明白：“甚至可以说，这个老混蛋就是幽冥教主？”

七凤的声音坚定而又有力量：“讲实力，论财力，放眼当今武林之世，没有第二个人，比他更有资格主持这一个秘密组织，此乃一石三鸟之计。”

小狗子双目一睁，嚷嚷道：“乖乖，一石三鸟，胃口好大哦。”

八虎道：“不知是哪三只鸟？”

七凤道：“第一只鸟就是咱们铁家，扳倒铁虎庄，飞龙堡才有出头天。”

“这话不假，有北铁在，咱们吃肉，南金只配喝汤。”

“第二只鸟就是那八名凶手，诱导甚至强迫他们去犯错，然后再擒而杀之。”

“第三只鸟又是什么？”

“这是最厉害，也是最毒辣的一着，他抓住了八名凶手的小辫子，也只有他晓得他们的身份来历，可以打着替天行道，替老友报仇的旗号，堂而皇之的将八名凶手扑杀，将八把魔剑据为己有，名正言顺的，甚而至于是在众望所归的情形下，登上武林霸主的宝

座。”

听到这里，小虎不由得机伶伶的打了一个冷颤，道：“这个老家伙的计谋好可怕啊！”

小狗子亦一脸惊骇的道：“也好恐怖啊！”

铁小凤则意气风发的道：“不过，天可怜见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铁家的七凤八虎，死而复生，只要有我们姐弟在，他就休想称心如意，势必得改弦更张，重打锣鼓，另起灶。”

八虎道：“他会再玩什么新花样出来？”

七凤道：“现在还不知道。”

小狗子道：“七小姐，最好是早点查明白，速谋对策，免得临时措手不及。”

七凤道：“不必查了，我早有成计在胸。”

铁狗大喜道：“是何锦囊妙计？”

七凤目注南方，爽朗的声音道：“是釜底抽薪之计。”

八虎好聪明，立刻恍然大悟，道：“我明白啦，姐是打算杀上飞龙堡，杀他个鸡犬不留？”

七凤道：“没错，将金家的人赶尽杀绝，就可以一了百了。”

小狗子忽然惊叫一声，道：“糟啦，糟啦，这一来麻烦就大啦。”

八虎发火道：“有什么麻烦？”

铁狗唉声叹气的道：“八少爷和金如雪的爱情一定会吹。”

望着七凤，继又说道：“金如海与七小姐的感情也必然会就此完蛋。”

铁小凤闻言银牙一咬，恶狠狠的道：“哼，家恨为重，父仇为先，事到如今，还谈什么儿女私情，南金北铁，势如水火，有他无我，有我无他。”

“对！有他无我，有我无他。”

“赶尽杀绝！”

“鸡犬不留！”

“毁宗灭派！”

“武林除名！”

“叫金家八辈子翻不了身。”

“妈的，走，马上就上路！”

“妈的，杀，现在就去杀！”

开封。

城郊。

有一座城堡似的，金碧辉煌的大宅子，堡门之上有三个大金字，老远就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，是“飞龙堡”。

如今的飞龙堡可不得了，自从铁虎庄覆灭后，已自然而然的取而代之，成为发号施令的江湖重镇。

座上客常满。

樽中酒不空。

现在，飞龙堡又有贵客临门。

是铁七凤、铁八虎与小狗子主仆三人。

他们是存心找碴来的，神气活现，趾高气扬，大模大样的，大踏步的直往堡门里闯，就好像是回到自己的家一样。

一名警卫迎上来，满脸堆笑的道：“请问三位是——”

八虎好像吃了炸药，一开口就是“杠子头”：“找人！”

警卫仍然满脸堆笑的道：“不知是找哪位？”

七凤的脸色也不好看，呼名道姓的道：“金飞龙！”

以金飞龙的身份地位，这是很失礼的事。

换了一般狐假虎威的家奴，早已大发雷霆。

也幸好这位警卫一直和颜悦色，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，不然，他可能已经挨揍了。

因为，铁小虎的手很痒，一踏进飞龙堡的大门，就有一种想揍人的冲动。

警卫笑容可掬的道：“找我们老爷子有事？”

小虎依旧没好话：“废话，没有事又何必来？”

“有什么事？”

“找麻烦！”

“找麻烦？”

“你没有听错，去告诉金飞龙，说找麻烦的人来啦。”

“还没有请教这位少侠的大名？”

“本少爷红小虎。”

“这一位姑娘是——”

七凤自己说道：“姑奶奶叫红小凤。”

警卫望着小狗子，还不曾开口，铁狗便已抢先说话，道：“小爷爷我是黑小狗。”

“三位请！”

这位警卫仁兄的修养的确不赖，始终笑脸迎人，将三人领至堡内一间花厅，还亲自奉上三杯香茗，笑道：“请在此稍坐，小的这就去请我家老爷子。”

人已出门，小虎钉了一句：“最好快一点，小爷脾气不好，不耐久等。”

小狗子更绝，简直目中无人，再加一句：“假如等不到人，当心把你们的房子拆掉。”

“很快，很快！”

警卫漫应着，如飞而去。

是很快，不多一会工夫，便回来了。

铁七凤见只有他独自一人，不禁大怒道：“噢，金飞龙呢？他好大的架子啊。”

警卫道：“家主人眼前有贵客，请三位稍候。”

八虎冷言冷语的讥讽道：“贵客？多贵？一斤多少钱？是土产？还是舶来品？”

“是两位望重武林的高人！”

“高人？多高？像竹竿？或是大树？”

“少侠真会开玩笑，妙语如珠。”

七凤冷声道：“你最好不要开玩笑，说出这两位又贵又高的客人是谁？”

警卫道：“一位是百善先生。”

铁狗道：“另一位呢？”

警卫道：“另一位是慈悲和尚。”

八虎眼一瞪，横眉竖目的道：“噢，是他们，这两个老家伙一向沽名钓誉，爱出风头，酸得很，他来干啥？打麻将？吃大餐？还是摆龙门阵？”

警卫小心翼翼的道：“都不是，家主人正在陪两位前辈谈事情。”

七凤道：“谈什么事？”

警卫道：“这小的就不清楚了。”

小狗子好大的火气，“啪”一声，用力拍一下桌子，将茶杯震落在地，摔了个粉碎，火爆的吼道：“你娘，少打马虎眼，为何不把事情弄清楚再来？”

真的是来找麻烦的，没事找事，成心想挑起事端。

偏偏遇上一位修养特别好，近乎窝囊的好好先生，口里连声应是，还给小狗子重新换了一杯茶，躬身退出去。

小狗子气犹未消的道：“快去快回，这一次再答不上话来，管叫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”

八虎道：“老的没空，先叫小的来陪咱们解解闷也可以。”

七凤的话火药味更浓：“若再相应不理，慢待佳宾，当心我们姐弟杀将进去，连百善先生、慈悲和尚也一起干掉。”

“是！是！”

警卫嘴里应是，心里却蛮不是这么回事，嘟嘟囔囔的自语道：

“哼，什么玩意儿，别以为飞龙堡的人全是脓包，若非主人交代，叫咱们忍气吞声，早就将你们这几个臭小子、野丫头，扔到山沟里去喂狗去了。”

并未去报告主人，兀自到堡门外守大门去了。

七凤、八虎、小狗子还以为他是去催金飞龙的驾，留在花厅内死等。

没等到老的。

也没等到小的。

三人的怒火已经达到爆炸点。

八虎先说：“姐，咱们杀进去？”

七凤继道：“好，把他们杀出来。”

小狗子吼道：“对，老的小的一起杀，今天非要杀个痛快淋漓，将飞龙堡杀得稀哩哗啦不可。”

吼声中，人已离座而起，冲到门外去。

正当此刻，对面，一座大荷池的上方，一排精雕细致的屋宇前，回廊的尽头，拐角处，在一片笑语声中，闪出来三个人。

手执旱烟袋的百善先生在左。

手捧大铁钵的慈悲和尚在右。

飞龙堡主剑仙金飞龙居中相送。

只听金飞龙以略带感伤的语调道：“铁虎庄的不幸，等于是天下武林的不幸，幽冥教主野心勃勃，绝不会就此罢手，必将继续蚕食鲸吞，下一个目标，不是我金飞龙，便是百善先生，或慈悲和尚，大家处境

相同，利害一致，务请一本侠义精神，全力以赴。除此祸乱逆流，将肆虐铁虎庄的凶手一个一个全部揪出来，绳之以法，为老友铁虎报仇！”

百善先生“呼噜，呼噜”的抽了两口旱烟，笑呵呵的道：

“金堡主说哪里话来，唇亡齿寒的道理大家都懂，老夫与慈悲和尚今日此来，就是想敦请金大侠出面主持此事，早断乱源。”

慈悲和尚随声附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善哉，善哉，只要金堡主一声令下，不论水里火里，相信天下英雄皆奋勇争先，义无反顾。”

剑仙金飞龙无愧为是一代翘楚的身份，风度、胸襟皆超人一等，哈哈大笑道：

“言重了，客气了，两位德高望重，名满天下，老夫怎敢僭越，大家商量着办，商量着办就是了。”

百善先生邱百善道：“哪里，龙无首不行，一切还是以金堡主马首是瞻。”

慈悲和尚义正词严的道：“不错，兵无帅不战，凡事皆以金大侠的号令为依归。”

金飞龙虚怀若谷，依然是那一句老话：“大家商量着办，大家商量着办。”

七凤冷声道：“哼，伪君子！”

八虎鄙夷道：“哼，假道学！”

小狗子不屑道：“哼，都不是人，是老狐狸！”

胡言乱语中，三人一字排开，已大踏步的迎上去。

金飞龙、百善先生、慈悲和尚已步下回廊，正往大门那边走。

邱百善抱拳为礼，道：“金堡主有客，请留步，我们就此告辞了。”

飞龙堡主来不及开口说话，便被铁七凤抢了先，
“别忙走，留下来看一场戏嘛。”

慈悲和尚面无表情的道：“看什么戏？”

铁小虎嘻皮笑脸的道：“好戏，绝妙好戏，说不定两位也是戏里的主角之一。”

在这等名重江湖的大人物面前，这样的言词神态，显然是失礼的，百善先生甚是不悦，问金飞龙道：“这三个娃儿是何人门下？”

八虎主仆与百善先生、慈悲和尚，虽然见过几次面，却迄未正面招呼过，就邱百善而言，自然还是三个新面孔，故而有此一问。

金飞龙指着小虎、铁狗道：“这位是红小虎，他说他是铁家老八的朋友，那一位是黑小狗，至于另一位女侠嘛——”

今天他是第一次见铁七凤，面目已变，根本不识，只好闭口不言。

七凤自我介绍道：“本姑娘红小凤，是小虎的姐姐，难道守门的人未作详细报告？”

剑仙金飞龙“哦”了一声，道：“报告过，是老夫一时疏忽，给忘了。”

红小虎三字，已如日中天，慈悲和尚闻言脸色微微一变，道：“原来大闹三剑堂，一剑打败贺三剑的红小虎，就是这位小英雄，真是失敬得很。”

有事没事，铁小虎还想踉一踉架子，摆一摆威风，这下机会来了，自然不会放过，神气巴啦的道：

“客气，小凯司，只是一道小菜，牛刀小试而已。”

慈悲和尚继续追问：“听说少侠在济南府，亦曾以小二哥的身份出现太白居？”

铁小虎目注邱百善，阴阳怪气的道：“这件端盘子、抹桌子的臭事，恐怕想瞒也瞒不了。”

金飞龙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八虎道：“因为本少爷还亲自服侍过这位百善先生哩。”

剑仙金飞龙与慈悲和尚闻言互换一道诧异的眼神，欲言又止。

百善先生邱百善的神色却依旧镇静如常，道：

“为了追查铁虎庄灭门一案，老夫近来一直仆仆风尘，在四处奔波。”

这话是说给金飞龙、慈悲和尚听的。

也是说给七凤、八虎、小狗子听。

金飞龙、慈悲和尚没有反应，铁小虎的反应却很快，立道：“辛苦了，在下愿代我的好友铁八虎，向前辈致谢，另外，还想请教阁下两件事。”

百善先生一怔神，道：“哪两件事？”

八虎回想一下太白的所见所闻，如审讯犯人般问道：“你认识屠夫侯三？”

“曾有一面之缘。”

“你好像说过，你们有过节？”

“这是事实。”

“什么过节？”

“想当年他曾无故伤了一位武林朋友，老夫一直想为这位朋友讨一点公道回来。”

“于是，你就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连他的三姨太也一起干掉，还顺手牵羊带走了一样东西？”

金飞龙、慈悲和尚的脸色变了，百善先生断然否认道：“绝无此事。”

这件事曾听八虎说过，七凤知之甚详，道：“你说什么？杀猪的不是你杀的？”